



# 行走合阳城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艺

你听说过余玠、李实、周敦颐吗？知道陶行知、赵君陶、刘文学吗？他们都与重庆合川有关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一场洪水袭来，我所在的舟桥部队驾冲锋舟，赶往合川抢险救灾。途中，教导员将合川的掌故娓娓道来：南宋末年合川军民迎战蒙古军队，大汗蒙哥殒命于此。区区弹丸之地，抗击所向披靡的铁骑蒙军长达36年（1243年到1279年），一举改写了世界历史的进程。

自此，我对神奇的合川心驰神往。

## 1

真正造访合川，是在新世纪之后。转业到重庆金融系统后，因为工作、同学和朋友关系，我一次又一次赴合川公干或私访，曾经乘船前往“上帝折鞭处”钓鱼城、曾经带着家人行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办学地凤凰山古圣寺、曾经在草街电站做金融专题调研、曾经到同学任职的狮滩镇采访百岁老人、曾经和同事赴云门镇思居做春节团拜……为这一方水土的山川形胜沉醉，为这里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。

英雄故事折服，从内心深处发出由衷的赞叹：三江汇流之地，物华天宝，人文荟萃，名不虚传！

来也匆匆、去也匆匆的行走或探访，除却众多的人物故事，在记住涪江、渠江、嘉陵江，记住白塔、文峰古街等标志性城标的同时，却从来没有去考量当地的风物。

一天，在一家银行上报的资料上，我首次见到了合阳城街道办事处、洛阳溪、龙苑社区、营盘街等陌生的名字。借助地图，搜寻这些地点的具体方位，发现它们均在嘉陵江以西，涪江以北。

细看合阳城街道行政区，一看不要紧，再看让我惊奇。咫尺之间，竟有卢作孚故居、有抗战时期的国立二中……如此人文厚重之地，却是我从未涉足的地方。我心头顿生“零距离接触”的冲动。从重庆主城到合川，自驾走渝武高速，不消一个小时里程；坐动车从重庆北站出发，25分钟足矣。于是，我决定重走合川。

## 2

说走就走，连夜出发。我迫不及待把寻访的脚步，印在合阳城濮岩路上。当晚，微风轻拂，夜车疾驰，路灯华光照耀着笔直的马路和栋栋楼宇。轻松行走在人行步道上，时不时与行道树下的行人擦肩而过。这里有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。校园里灯光闪烁，孩子们在自习。宽阔的运动场上，有学子在塑胶跑道上奔跑。欢快的笑声，随风送来风

华正茂的气息。夜色真好！

嘉陵江、涪江的水雾升腾，湿气扑面而来。没有灯光或光线暗淡的地方，黑暗吞噬了一切，但这并不影响我在合阳城走走看看。

抬头北望，城墙蜿蜒之中，一幢红墙黄瓦、飞檐翘角的古建筑，屹立在高山之上。路牌显示为濮岩寺。哦，这不正是抗战时期的国立二中所在地吗？抗战风云激荡，颠沛流离的流亡学生跋山涉水，客居古庙之中，照样书声琅琅。顶着日机的狂轰滥炸、枪炮轰鸣，这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优秀的毕业生。谁能想到，这所临时草创的国立中学，后来竟不可思议地走出了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、数学家王元、“英语之父”许国璋等10多位院士级人物。远望夜风中巍峨的古寺，回味渐行渐远的人间传奇，我不由自主地弯下腰来，向这人杰地灵之处深深鞠躬。

## 3

次日一大早，我匆匆赶往合阳城文华街79号芭蕉院，拜谒著名爱国实业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卢作孚先生故居。

故居原本是卢作孚好友刘勃然的私宅。1917年，卢作孚从成都返回故乡合川，担任县立中学校监兼任数学老师，借住于此，一直到1936年全家迁往北碚。十多年时间里，卢作孚出入芭蕉院，不仅在此完婚，还撰写了《西部市村之建设》，提出了《合川县城南安市村建设意见》。最为重要的是，先生与同仁在这栋清末建筑里，谋划教育救国、实业救国，完成了鼎鼎大名民生公司的筹划与初创，为日后“一艘客轮启航程，川江航运大崛起”，进而在兵荒马乱

的1938年上演惊天动地的宜昌大撤退，上演了一幕神话般的“东方敦刻尔克”大戏，挽救了中国民族工业。

行走间，不知不觉来到了营盘街附近，这里是合阳城街道办事处所在地。在这里，浓烈的人间烟火气，裹挟着喧嚣、嘈杂的市声，带给我最真实、最直接、最温暖的声音。

走进洛阳溪社区居委会党群服务中心，街道党工委书记告诉我，社区树立“当好居民娘家人，变陌生人为一家亲”理念，围绕“幸福洛阳溪，家和万事兴”目标，努力打通服务群众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按照过去人们的看法，在街道、社区工作的同志，日日与居民为伍，天天接触邻里矛盾、街道卫生、环境整治，可谓东家长西家短，婆婆妈妈事情一大堆，辛苦不待言，最难是心累。其实，现在的社区干部，基本都是青春勃发的年轻人，在家里，他们是爸爸妈妈的乖儿、爱女，是孩子的父亲、母亲；上班后，面对居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应对街道随时出现且无法想象的杂事，纵然心头“冒火”，也要调整心态、理顺情绪、变换角色、笑脸相迎，用心、用情、用爱去抚慰大爷、大妈等服务对象，真是事无巨细，忙忙碌碌。他们聚沙成塔，日积月累办成的，是民生大事，是千秋伟业！

行走在洛阳溪的大街小巷，眼望熟悉的场景，我又记起了工作材料中的叙事。我们的银行、保险员工创办金融驿站，下沉街道、深入社区，与哪些基础网格员结了共建对子？在服务民生“最前沿”，同事们如何开展金融知识宣传和反诈教育？居民们在社区兑换零钱方便吗？储户的储蓄、理财纠纷化解得怎么样？小微商户收单业务进展是否顺利……我的同行们在社区四方奔走、辛苦展业，该不会被人误认为是“当串串、搞推销”吧？

在重庆忠县，短短的一段体育路，却有座巍峨的城门，可惜都早已荡然无存。

下南门拆毁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。那时忠县先后修建忠梁公路和忠垫公路，从零公里到一公里是横向的十字街。街道需要全部按公路标准重建，于是拆掉上下两座南门的条石用于铺路，城门就此消失。北门很奇特，城门共有两道，但却不在一个轴线上。从第一道城门到第二道城门，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，中间有一二十步石梯的落差。两道门之间实际是一个小型的瓮城。小时就读的二小离北门很近，我经常去那里，那时城门外沿棱角尚存，墙体很厚，我印象很深。北门大概毁于20世纪60年代末，具体时间不详。

城门之外，体育路还有四座高大的牌坊。其中有三座牌坊相距很近，被称为三牌坊，又叫三牌楼，是老忠县人熟知的地名。最靠下的一座牌坊就在我家老宅后面，为纪念州人周希毕考中嘉靖乙丑（1565年）科进士而建。1966年被推倒时我14岁，现场目击了全过程。此坊的残破构件，现在应该还在原地，只是已

渐被杂物覆盖。稍往上是第二座牌坊，这座牌坊的规制要略小一些。再往上是第三座牌坊，位于秦家大院门口，与所有跨街而立的牌坊不同，这座牌坊是面街而立，实际成了秦家的门坊。此牌坊高大雄伟、气势恢宏，是忠县最“年轻”的牌坊，为庆贺秦家穆1890年进士及第而建，1957年建忠县大礼堂时被拆除，石材用作大礼堂的地基。三牌楼之上是北门场口的牌坊，我上小学时每天从那里经过，那时已经明显风化剥落，但整体依然完整。这座牌坊如今仍有最后一块历尽沧桑的石柱傲然挺立在那里，但过往行人大多已不认识它了。这可能是忠县所有牌坊中唯一一遗存至今的残缺构件。

民国初年，忠县的首富田三王爷也住在体育路，就在我家斜下方几十米的地方。田三王爷靠给川江上过往的木船放高利贷而发财。那年头川江上百舸争

流船工无数，长年漂泊在外的船工旅途缺钱，只能上岸借贷，为了救急，不论多高的利息也要借。千里川江的有钱人一般都不敢给船工借钱，怕船工漂泊不定难以收债。田三王爷看准了这一发财的机会，独家经营高利贷，他知道上下往来的船工必须经过忠州，想逃债没有那么容易，他有一整套办法在船只返航时收债，久而久之也就发财了。

那时川江上风里来浪里去的船只为了求太平，都在船上供奉一尊王爷菩萨。田三王爷本来叫田三，由于他和船工的特殊借贷关系，船工们又恨他又离不了他，最后竟把他和船上供的王爷菩萨扯到了一起，都叫他田三王爷，这便是田三王爷名字的由来。田三王爷虽然富甲一方却省吃俭用，绝不乱花一文钱。他一件皮背心穿了一二十年，磨得发亮还在穿，坐茶馆都是喝最劣等的老荫茶，

# 百年沧桑体育路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虞廷

连瓜子都舍不得买一碟。唯一的嗜好就是吃鸦片烟，再贵也要吃。后来，一场突如其来大火将宅院烧去大半，田三王爷一生辛辛苦苦积攒的银子在大火中被融化成一股银水，顺着山势一直流到几十米外的下南门。

20世纪80年代末，一位姓丁的人在隔壁开办“红花幼儿园”，为了扩大地盘，将忠县城里最高大的一棵数百年黄葛树砍断根须，使其最终枯竭死亡，伤透了街坊邻居的心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来自四川射洪的女青年“毛毛”，租用老街坊罗洪全的一间小屋创办理发店。后来越做越大，搬到大街上做成了忠县发廊的老大，直到今天。

如今的体育路已经残缺不全，下半段被滔滔江水淹没，上半段也支离破碎。如今已很少人还知道体育路这个名字，更不要说了解它曾经的风光。还好，前几年政府原地重建了陈家大院“春华秋实”，并在旁边建起了高大端庄的进士坊，成了忠县一道新的风景。百年沧桑，许多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、许多曾经传颂一时的往事，都已随风飘逝，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。